

隨聞錄
利

共四

リ 6
4079
3



伊弉
門 4079
卷 4-3



隨聞錄卷之三

癸卯四月吏判柳鳳輝以李徵萬除厚陵叅奉

徵萬稱病不仕

夫李徵萬者飭躬操行高尚其志之士也
與崔錫恒趙泰億柳鳳輝等自少交遊而
諸人莫不敬待之及王世弟定策之後鳳
輝投呈悖疏徵萬往問曰王世弟冊封雖
在於倉卒之間而兩殿之成命特下君臣
之分義已定矣今公之疏顯有不悅之心
豈非取禍之端乎鳳輝曰彼凶之徒欲立



先人之功敢以國家至大之事初不相確
於同朝之臣以畧干自中之人獨判於半
夜卒差之間吾黨之人莫不憤惋皆勸我
陳疏吾不得已為之然今聞子之言心甚
矍然徵萬故詰之曰聞魚有龜即吾邊同
志之人也而以中殿欲聞呼母之聲王
弟一啟可除之等說言及於其妹夫金純
行則純行往告于金昌集昌集曰事在急
矣若自大殿書下以某定儲之傳旨則莫
可及矣遂會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于賓

廳汲汲奏議遂以迺定冊然則不可以
急遽忙畧婦責於彼也鳳輝曰國舅輕淺
之人也以其妹夫謂之可信話及此等大
事豎子不可與謀徵萬曰然則吾黨之議
以誰某定儲耶鳳輝曰以呼母中殿之人
為定於理可也而自有其人徵萬復詰問
之曰今以迺既定儲嗣而四大臣為羽
翼其外諸老論之布列權要之位者皆為
迺初且迺初之陞儲名正言順數日之間
人心莫不欣悅其勢難動令公之疏纔發

鞫問之啟爭奏而主上有允從之批吾竊
為之甚危也鳳輝冷笑之曰致章迂儒也
何以知這問之機括也中殿之欲聞呼毋
天理人情之常而大殿之心亦中殿之心
也此則國舅朝夕承候之時種種微稟早
已完定所以吾黨諸類使吾先試日前之
疏彼徒雖有設鞫之請豈無救之者乎吾
無患矣迺雖曰陞儲何難除去也四凶
雖曰強盛何難逐出也徵萬及聞如此說
話心膽不勝戰慄強氣而改其言端曰今

日甚寒忽生寒粟之氣未暇更聞新奇之
論仍辭歸中路聞之則右相趙泰者自果
川汲汲呈救鳳輝之劄而果寢鞫問之教
徵萬直往于知己人家說到如此如此
之事曰丈氏既與金相自少親切無言不
道以若事機宜可通之其人笑致章真并
底蛙也彼徒之凶計今始聞之耶如我布
衣者聞之久知之稔則何況當局之金相
乎金相纔聞魚有龜云云之語於金純行
急會兩李相以死相盟使李逯煇陳定策

之疏而束冠帶以待下批之如何矣有諸
大臣獻議之批則三相又相盟曰定儲之
事如不成焉則吾三人碎首龍砌而死不
復生出闕門遂同詣賓廳是時也趙判府
適在江郊得聞此機疾馳直詣于賓廳則
三大臣及諸臣已會矣趙判府曰諸大監
為此宗社大事而何不與小生同之也
願共死焉竒絕哉趙判府之忠心也四大
臣達夜力請幸以迓祗君定策夫四大臣
自定策之日已決死志者也到今彼凶之

徒終有不逞之心締結貴戚謀除東宮
者四大臣亦所稔知者也又何可相通乎
且國舅籍重中殿之意向則莫之奈何
而彼徒之凶詐萬一成焉則四大臣盡其
職而不得有死而已更無他策矣致章曰
少論世謂之清流而彼輩如彼凶獍前日
交遊到今追悔而與彼無君之賊并稱少
論極為羞恥之事杜門不出教其子侄敦
尚學業世人稱之曰學者李進士至是柳
鳳輝為吏判除徵萬厚陵叅奉徵萬稱病

呈適其友人問曰古人有為貧而仕者以
子之清貧雖斗祿之官在所難辭今何無
故而棄之也徵萬曰子是我知心之友也
以我棄官胡謂曰無故友人曰聖訓云學
而優則仕且云四十而強仕今子之學已
優於可仕且其年紀已過於可仕而雖以
托病呈適實無病矣有何棄官之故也徵
萬若其可仕之時則學雖未優年且不及
其將樂赴而既是薦非其人且今時何如
時也朝廷之正類靡有了遺宗社危矣

國母之讎人今反退報網倫危矣此豈士
君子可仕之時乎友人曰致章今日之言
不無訝惑之端矣子之自少追隨者即鳳
輝之徒也常謂之曰一代名流而今反曰
薦非其人子之所斥者即是四臣也至謂
之耽權樂勢而今稱曰朝廷正類何其前
後異也致章曰聖人云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善鳳輝之徒既吾黨之人而又是竹
馬之交也則豈無前日之好乎及見向時
凶悖之疏且聞當日凶逆之詐決非可親

之人也所以深惡彼徒而絕跡已三年矣
今於鳳輝之政除我斗祿之官豈非薦非
其人乎至於四相素是他邊之人而尤癖
於偏黨則那無前日之所惡乎及夫忌生
忌死同心并力定策王弟竟扶國脉其
忠赤之誠令人感服此非朝廷之正類乎
友人曰果如吾反之言則四大臣有何罪
戾而主上盡為誅殺也致章曰子則知
四相之被殺出於主上之處分耶友人
驚問曰非主上處分而何也致章曰子

已熟知而故試問我耶然我當畧言之辛
丑二月趙泰采適因問安八侍之時偶然
從傍覘之一宦官抽出御床之筆汲汲書
傳曰除刑議處六字心竊恠之矣其翌日
幼學李夢寅沈得佑趙滢等以尹志述金
昌集請斬事陳疏而喉院退却則三人持
斫刀八禁門喉院啟聞囚之刑曹刑判李
弘述以刑推得情啟聞則傳曰除刑議處
與昨日宦官所書無一字加減趙判府始
知宦官之用事而指揮宦官者即趙泰者

輩也知其必亡乃付合於金昌集且送宦
朴相儉招辭曰近日批旨皆是宦寺輩中
間偽造云主上教曰此豈予之所為云大
小批旨皆是宦官之矯制辛丑半夜之換
局許多之備忘無不皆然則誅戮四臣豈
是主上之處分乎四臣若有可殺之罪則
吾輩何惜其見殺而以其功而言之則定
儲嗣於一髮之危以其忠而言之則輸身
命於萬戮之中雖夷狄之人尚可以欽歎
况我禮義邦之人乎有君臣然後有偏黨

四臣即老論也我則少論也而彼四臣者
得盡君臣之義者也我何不歎仰也且睦
虎龍之變書一鏡欲除東宮做出虛無者
則陋矣無足掛齒而論也王世弟白玉無
瑕而趙泰者以梁獄勿問為奏勒加以梁
王之罪李健命奉使赴燕而崔錫恒劄奏
曰辛丑十二月初三日聚會金昌集李頤
命共議陳兵云此則皮不存之虛誣也來
善玄逸誣辱國母之賊而沈檀肆然請伸
究檀之罪非徒止此虎龍變書之外又出

別問目撲殺無罪之人偽造死人之招辭
迺及曖昧之人而三年究獄尚未了畢至
於趙泰采初無可加之罪則乃以投合三
凶搆成罪案竟至賜死三相之定策世弟
寔為宗社之大計則趙判府之忌死投合
極為忠赤而反以投合搆陷死罪如此危
險之世豈可居於都城之下乎遂率家下
鄉云

六月十一日兩司啟曰前正郎李重煥曾為金
泉郵官時因事上京本驛之馬借人見失矣

徑其冬也推還於李天器之家當初之許借
晚後之還推俱涉可疑決不可置而不問請
李重煥拿問窮覈云

驛馬之借人雖是禁法既已還推則此是
郵官之所幸也雖未還推其當代立此是
郵官之不幸也此等細微之事臺臣自何
聞知也雖或聞知何必啟聞而上煩乎似
亦有機關者矣金一鏡之子元海即李徵
萬之切親者而無言不到之間也元海以
其父之叅涉世道常以為悶每諫不聽有

時來徵萬家畧言其悶切之懷矣徵萬雖
與一鏡素親而見其漸有凶悖之事心自
踈絕而至於元海能知其父之非則謂以
可教情誼如故一日元海聞徵萬棄官下
鄉之報為其作別而來言曰執事棄官之
意自可觀知而至於下鄉則心甚悵然且
聞近日臺啟則摘發不仕之人勘罪云竊
為執事危懼也徵萬曰吾亦聞之而聖訓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吾之棄官即出於聞
道之心也由此而雖被竄配之典便是橫

進之來也何可以苟勉也元海曰知吾心
者即執事也豈有一言可諱之事哉日昨
所見尤為悶切徵萬曰何事也元海曰昨
日沈檀李真儒趙泰億柳鳳輝朴弼夢等
來會俄然睦虎龍後到攘臂大言曰今日
齊會復以何樣變書粧出何樣他睦虎龍
使之又取單勲耶吾以心軟耳薄之致甘
聽諸大監利誘之說冒死上變書當初之
議只除老論而止乎老論雖已盡除第一
意中之人尚晏然則後日之患豈徒吾家

獨亡乎座上諸公亦皆亡矣豈徒諸公皆
亡也今日得意必論亦皆亡矣若如此而
已則以礙逼東宮之說何故再入於變書
中也凡於諸臣誅戮之啓與竄逐之啓允
可之批無不圖出而獨於東宮廢黜之批
莫可圖得故羽翼盡除之後終無一啟耶
真儒曰看君環玉之照髮極其榮貴矣何
所不足而有此恐也虎龍大怒脫出網巾
投之真儒曰此環玉若其榮貴令監者之
也從中周旋皆是咸原君之功也以首勲

勲定則謂之恟辱出城而避之舞弄機巧
準成鞫逆亦是按獄諸大臣金吾諸堂上
之功也宜其次茅封勲而皆厭避之獨以
此漢錄勲人莫不嘲笑其勲若其光明則
豈如此乎以當初養性軒之養字終歸之
於養叔之養字願命之字若非養叔則抑
將歸之何也李令公即在外周旋之元功
也何不為首勲也恭億忙忙執虎龍之手
低聲而言曰何不見終末之事而輕先為
慮耶君則以為只此而止耶君所謂意中

之人非朝即夕也吾輩豈不為吾輩萬全
之計乎今日之會良有以也幸勿復慮虎
龍曰然則目前單勲之為人嘲笑甚是羞
愧李重煥即此世名流也而吾之所切親
者也以此人同為錄勲則可無恨矣沈檀
曰啟聞追勲今無苗脉柰何虎龍曰李重
煥所失之馬還推於李天器家曾以此事
有兵命新之疏斥今以此事發啟重煥則
吾當上疏發明重煥而盛稱其功追勲一
款在於今會之諸公也皆應曰諾虎龍曰

吾無識之人未能制疏諸公同意裁給如
何僉曰烏可辭乎虎龍曰然則明日內為
先發啟重煥而上疏草則今夕吾當復來
相議裁出也沈檀曰諾虎龍先去沈檀曰
彼漢殺之滅口然後可無後患秦億曰殺
之不難而若自吾輩殺之則難免世人滅
口之目其亦難矣都不如虎龍云云意中
之人謀除也李徵萬聞來如此說話心甚
危懼靡所底定元海曰今聞如此說話執
事之意則如何徵萬曰出於子口入於吾

耳聞之則聞之而以此隱諱之言說道於
我何也元海曰執事即無間之人聞之何
嫌耶吾所悶迫之心欲使執事知之耳元
海因辭歸矣徵萬直往知心人之家說道
伊日所聞說話曰彼輩行凶之日宗社將
亡之期也為人臣而何可坐視其亡乎吾
以元海所聞切欲告變苟為宗社之一助
則雖被四大臣誅戮之禍在所甘心其友
人曰四大臣雖被誅戮已立定策之功而
今君告變則無異刑房廳呈所志也既無

寸功於國家徒加顯戮於其身子何不諒
之且四大臣受先王之遺托而主上嗣屬
之斷望定策一款一時為急然猶此遲徊
以觀其機矣及聞金純行所傳國舅之言
然後汲汲獻議於半夜之間遂立定策之
功可謂相機如神其功若是其大而彼徒
嫌憎之搆虛捏無竟殺四大臣夫四大臣
被戮一段定策王弟之事而已今予之言
忠則忠矣而當彼詐未然之時輕先告變
則非徒無益先受大殃且不無促禍於王

都不如茅之慮矣姑俟彼詐之快露徵萬
曰彼凶之詐極其隱秘而行於一朝一夕
之間則莫可及矣友人曰彼詐雖曰潛釀
及其行也則豈其一朝一夕間猝辦之事
乎一鏡輩發啟然後可行凶詐當其發啟
之日吾兩人碎首闕門而死不亦宜乎今
子與元海如前相從密探機關不亦妙乎
徵萬曰丈氏之言果是矣然吾已下鄉為
定賣其家移其產已發之勢將柰何友人
曰此則不然家舉則送之鄉舍子則姑留

京城以觀機括未知如何徵萬曰諾其後
數日果有臺啟李重煥推馬之事而繼以
有虎龍之疏救重煥之罪而稱重煥之功
六月十四日禁府虎龍重煥拿囚啟傳曰除刑

議處

虎龍供招曰矣身與李重煥論李潛事語
及王室重煥慨然流涕而言曰即今宗社
之危正如一髮云虎龍不過導庄為業微
賤者而且無識之人也何能知李潛之事
而與李重煥論乎即是做出之虛說也虎

龍雖有此語李重煥即士夫朝官也豈以
宗社之安危有所講論於微賤無識之虎
龍耶此則惹出虛說之階梯言也又其招
曰我必存我宗社重煥曰汝若有忠義之
心則必先探得事情然後可以沮遏其計
也彼春澤喜之輩日夜經營之事實為叵
測國家存亡必在此輩仍謂矣身曰今日
之急務惟在於保護東宮保護之道只在
深得澤黨之情制防不測之變云肅廟辛
巳盡逐南人任用老論自是之後老論至

今上辛丑煥局之前而得時其專則有何
未盡而澤黨乃為禍國之計乎澤黨設有
禍國之計虎龍何能探其情而制防之乎
重煥必不以如此荒雜之說勸虎龍也此
則將發變書之根委也又其招曰與重煥
作者山之行到奉安驛逢著喜之謂重煥
曰君言是矣似非偶然一制喜之則存社
之事可辦云重煥曾以喜之起兵從某來
之言言于虎龍而虎龍果逢於某處故謂
之曰君言是耶喜之雖有危宗社之心虎

龍一見而何能制其心乎又其招曰遂與
喜之接話果是奸凶之賊也斥言脫口皆
是禍國之心云虎龍初逢喜之於此則其
前素昧之人也以素昧之人逢素昧之人
於路次則有何情契而露出肝膽耶喜之
雖有奸凶之心必不露於虎龍矣虎龍雖
有探情之計莫可售於喜之矣此則無中
生有欲實其偽之計也然其於初無近理
全不成說何哉又其招曰激忠探賊者非
奇謀乎一制喜之則存社之事可辦云者

非秘籌乎捨身為餌制賊非人力之極處
乎云激忠探賊欲作重煨之功而假使重
煨雖有激忠探賊四字之勸勉於虎龍而
此一言足可為封勳之功耶何其功勳之
如是易也且彼虎龍一愚迷鄙賤之漢也
有何可激之忠也有何探情之智而重煨
以是勸之耶制喜之者果是何樣妙術之
有所施也扶宗社者亦是何樣實事之所
著也而謂之曰秘籌乎一鏡之徒除去東
宮之計既誤於兩窟之伏誅又生凶詐旁

亦上變之人少邊人則難免同黨之嫌老
邊人則方可為妙而乃者一鏡認得虎龍
本是東宮私親葬禮時相地者而且是李
天器金龍澤之所相親信者也於是誘去
使之上變書蓋扶護東宮之人皆是一鏡
輩之所賊也叅鞫諸臣莫非一鏡也故為
賊於一鏡徒之諸臣一網打盡若於按獄
諸人之中一鏡徒所賊之臣一有叅座則
誣獄之真賊即地綻露虎龍之一身為先
薤粉矣虎龍所謂捨身為餌之說此則近

似矣又其招曰激矣身探賊使隄防不測
之變者實重煨也庚子護聖之功孰有大
於此哉若曰三手者為何事沮敗者為何
樣計策則此皆在於鞫廳文案中云虎龍
之上變不在於庚子而在於壬寅則借謂
曰壬寅護聖猶或可也而謂之曰庚子護
聖尤是無據之說也凶徒斥四相之疏每
稱曰四凶之陰謀秘詐非一朝一夕之故
實自於庚子主上嗣服之後此實路人所
共知白地誣陷之說也凶徒終有歉然之

心矣至是憑籍虎龍之招辭添入庚子護
聖之說欲實其誣四臣之言也雖曰庚子
護聖而主上庚子嗣服之後雖有素患之
欠和而八域晏然寶座泰安虎龍有何可
護之事耶其曰護聖之說亦是虛浪之言
也在於鞫案云而其於鞫案初無虎龍沮
敗詐策之所載何哉做出無形跡之言欲
作無形跡之功其可得乎又其招曰當庚
子群凶之謀逆若非矣身沮敗凶謀則三
手之變孰能禁止云群凶之謀逆其果在

於庚子則虎龍之上變何不在於庚子耶
以鈞以藥以兵曰三手當其行藥之時虎
龍有所禁止之事則宜謂之曰矣身之沮
敗也而初無行藥之事則虎龍之沮敗云
者果何事也當其塗廁之時虎龍有所捍
禦之事則宜謂之曰矣身之沮敗也而初
無塗廁之事則虎龍之沮敗云者亦何事
也當其陳兵之時虎龍有所沮遏之事則
亦可曰矣身之沮敗也而初無陳兵之事
則虎龍所謂沮敗云者亦何事耶以是也

故所謂三手世人皆謂曰都是孟浪之事也蓋虎龍之變書即一鏡架虛做出之說而雖於了獄之後尚有歉愧之心及聞虎龍之詐自以為得代作虎龍之供招昭證重煥欲實變書之辭矣至於更推重煥則重煥一反虎龍之招曰欲巧反拙之狀誠極可笑似此易知事難誣之猶且如是傳會則他說之一併孟浪從可知矣云且曰矣身一如渠言果有激勸忠義教以謀劃之事則此何等大計策大舉指而其間謀

劃若是其草草坦晤乎大抵渠於獄中淹囚數月揣摩及其出時乃欲籍重李潛洗濯一身以掩其從前斜逕而潛之死已久階除路絕則謂矣身為潛一家之人而且與渠相識不過借其疑似之間驅作證援以實其言為自解之計耳亦非以矣身為有功也云云虎龍欲借李重煥之名以洗卑勳之陋而併與前事而歸於孟浪之科一鏡欲因虎龍之招以實變書之偽而併與其招而歸於虛說之目聖訓曰人無實

不祥一鏡前後所為皆是無實則烏得免
不祥之患乎虎龍變書之虛偽盡露於重
煊之一招矣

承旨朴彙登上疏曰 殿下去冬持下傳教
展謁新陵為賊臣昌集游辭幻弄終至沮遏
此臣民之至今痛恨者也今歲籥已新春日
載陽 殿下未寧之候亦向康復祇謁展袞
此時正宜與 世弟進詣以伸袞慕之懷云
云

國君三年之喪不出城門禮經昭載而

主上方在諒陰之中何可以動駕出城也
其曰去冬云伊則寒冬之節夫安有舉動
郊外之法也且曰 殿下未寧之候亦向
康復云則其前 上候之未差既甚丁寧
玉候欠和之中何以作陵行乎以禮法也
以冬節也以 玉候也而金相之請寢
陵行實為大臣當然底道理也雖輿擡之
賤皆誦其得體而以 陵行之中止臣民
莫不為幸彼彙登則中外臣民至今痛恨
云耶苞箴小人媚嫉之心敢斥大臣憂愛

之忠然則將順 陵行之令使 主上違
了禮經觸冒冬寒而終致 上候之添損
則彼彙登之心方以為快耶 主上之
陵行何害於金相也 陵行之中止何益
於金相也而乃謂之游辭幻弄終至於沮
遏云耶夫金相彼徒之切齒者也不顧曲
直可否只以搆誣為心乃有如此之疏者
欲加金相之罪戾而反露金相之忠正也
宋寅明上疏曰鄭亨益之疏盛論禧嬪追報
事收議而遣辭過峻立意近險然其所主義

理儘合商確臣請畧言之夫子無爵毋禮經
大防則稱號不當追加也仲子之宮春秋所
譏則廟宇不當別立也伏願 殿下無棄亨
益之議云

子無爵毋果是禮經之大防則為今日臣
子者固不敢以別立禧嬪之名號勸于
主上也仲子之宮果是春秋之所譏則為
今日臣子者宜不敢以改建禧嬪之祠屋
勸于 主上也且禧嬪非無名號與祠屋
也自有 先王所立之號所建之祠則在

主上仍其舊而已固不敢變改矣若其別
立名號則豈不有子爵母之嫌乎新建祠
屋則烏得免仲子宮之譏乎雖自主上
有此處分在人臣納君無過之道當以抑
情制私遵先思義為奏而追報一款主
上嗣服以後初不提者豈或私情之不
足而然哉以其大義之所在而然矣彼金
一鏡初出追報之說肆然造奏則趙恭
崔錫恒韓配夏金演金始慶朴弼夢李真
儒等奉若神明乃以別立稱號別立祠宇

同聲陳奏欲使主上違先王之處義
貽後世之譏議乃者鄭亨益切恐貽累於
聖德陳疏以救之其疏曰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云禧嬪之舊號即先王
之所賜也禧嬪之舊祠亦先王之所建
也主上何敢別立號別立祠於三年之
內乎其疏曰又就其舊建之祠益供享之
節云此則欲使主上得伸其私情之至
也且其疏曰彼一鏡以下何足道而為大
臣者又從以和附他日地下將以何辭對

先王云此則慨諸臣負先王之義而導主上於不義也鄭亨益此疏上以為思義并全之地下以為諸臣知耻之端而趙恭者劄則曰亨益之疏出而朝象益復泮浚茫無津涯云亨益之疏一出而晦盲之義理庶回光明乖亂之朝象可期肅清而趙恭者反有此非斥之劄耶崔錫恒之劄則曰如亨益之言則必使聖上絕生育之恩然後方可快於心云亨益之疏雖絲毫有何近似於欲絕其生育之恩耶其曰

仍舊祠而豐其享云則仍舊祠者欲其遵先王之志也豐其享者欲其伸主上之情也以若思義之并全錫恒反有此構誣之劄耶金一鏡金演李真儒金始慶韓配夏之輩群起秩出至以脅制君父露出無君本色之說攻斥亨益甚至於合啓之舉而無一人伸救者惟獨宋寅明忌其偏黨之私出於公正之心抗辭陳章曰亨益之所言義理儘合相確乃以亨益歸之於義理之人終曰無棄亨益之議欲使主上

納用亨益之議如宋寅明者卽是少論中
正類人也而以追報之事慙患主上之
諸臣非徒先王之罪人也亦是宋寅明
之罪人也哉趙泰者等諸臣以違祠事交
相陳疏答曰追報之節今姑置之批下政
院則政院封還矣蓋禧嬪之事前後首末
主上自渚邸之時已有所默記於聖度而
及夫嗣服之後訖無一言半辭之及於追
報者豈或私情之未至而然哉誠以事係
先朝有不可輕議故也是故向者趙重遇

嘗誠之疏出也特降備忘而刑配之主
上之聖意有可以仰揣也今日諸臣之以追
報一款把作奇貨自下提起一鏡首唱至
有大臣恭者錫恒之劉奏則主上其在
為私親之地有不忍牢拒故姑為允可而
其在繼先志之道終有所不可故旋教姑
止喉院之封還此批亦出於掩君上之善
而護奸徒之計也喉院八直之臣未知為
誰而亦是不忠之人也
鄭尚書皓之上疏曰先朝大臣盡行逐斥

言事之臣太學之士非椹鎖則荐棘又曰一
二宦妾謀除東宮豈么麼無識者所獨辦
哉所當設鞫嚴覈乃反以輕先正刑力請
慈殿手教領相趙恭者從中沮格汲汲封還
是何意思云云

四大臣非徒先朝禮遇之臣也卽是今
朝社稷之臣也一番之徒以王弟定策
急遽之事深懷憤恚以丁酉節日舉行之
劄搆出罪案然主上前後兩宮終無嗣
續之望則以王弟定儲實是大經大法

而魚有龜以一國之元舅忽生貳心故所
以四大臣汲汲奏議而定策也上候長
時靡寧萬幾難以酬應則世弟分勞時
則可也而況於代理命下之後三日伏閣
庭請初無返汗之命而連以牢定為教故
所以四大臣遂陳節目之劄也四大臣有
何罪戾而乃有斥逐之舉耶禧嬪宗社
之罪人也臣民之讐人也一番之徒自初
扶護而及夫主上嗣服之初趙重遇劄
陳追報之疏而其將接足而起也故乃者

尹志述以防微杜漸之意乃陳斥言之疏
蓋其疏辭雖極狂妄想其志義實關義理
何必刑戮乎謀除東宮之宦妾明非渠
輩之獨辦者必有指喉之者而恭者錫恒
輩不肯鞫問直請正刑慈聖之既下諺
教恭者袖以掩諱終不翻宣封而還納皆
是訐恠之事也所以宋相琦鄭亨益趙尚
綱李喬岳李箕翊申思詰李敏英李秉常
李聖龍朴聖輅李廷周尹心衡金取魯朴
師益李聖肇諸臣陳疏論斥皆出於斷斷

忠憤之心乃陳此疏則臺啓峻發遠竄于
理山矣至癸卯謂以鄭尚書往待忠州月
驛操文迎矢於金相公之喪行自理山又
安置新智島鄭尚書之竄理山在於壬寅
四月望後金相公喪行之過忠州在於壬
寅五月晦間而自理山去忠州月驛殆近
千里身為重臣方在千里外理山謫所何
可以操文迎矢於金相公喪行之過於忠
州月驛時乎此無異於錫恒之以李相健
命奉使在燕之日在家而聚會金相李相

謀兵之劉也辛壬癸三年獄事千緒萬端
皆是如此虛無孟浪之事也

金昌集字汝成號夢窩文谷子 甫宗科

領相謚忠獻受後命於星州金吾郎即靜

庵後裔趙文普也而臨門督迫公曰何不

念乃祖耶閔尚書鎮遠貽書曰死生之際

可無奉告惟以先人爺臨命不亂仰勉有

四言詩死生常理惟義之適刀鋸衽席奚

避奚擇唯公一生只知有國歸拜 明陵

庶幾無怍公荅書曰千里被逮僂辱備至

反不如一死之為榮今到星山始聞有後
命其亦幸矣何待台教而自勉於就死之
地乎台適來在此地可杖吾骨豈非幸耶
次四言回呈攀髯莫及嗟我奚適斷斷危
秉夷險不擇報效曾幾一死殉國 先王
鑑臨實無愧怍子濟謙在蔚山途聞罔極
之報而不能死越五日就囚且見子省行
之杖殺慘矣慘矣移配富寧仍又處絞自
古良臣之被禍雖或有之豈有如此家之
孔酷者乎

李頤命字養叔號疎齋竹西子科左相謚忠文兄師命已巳禍受命

李健命字仲剛號寒圃齋西河子科左相謚忠愍公竄至德山臨命有詩許國丹心在死生任彼蒼孤臣今日痛無愧拜先王朝廷命往斬白氣自喉中出化虹亘天日氣陰曠酷殺忠良豈無冤氣之貫于上下者乎三相之定策王弟其果為誅戮之罪耶

趙恭采字幼亮號二憂堂師錫侄科右相

謚忠翼三大臣謂以公為恭者從弟初不與同於王弟定策之議及其定策之日公適在郊外子觀彬汲汲往告遂馳馬八城直詣賓廳對三相言曰諸大監為此宗社大事而何不欲與我同死也遂并力獻議伊日定策之事若未成焉則三大臣將被錐粉之禍矣公則初未與議而猝與三大臣同就死地準成扶社之大事論其忠精不讓於三大臣也凶徒謂以投合三凶矯命而賜死定策王弟其可謂凶乎

趙聖復素是戇直不強之人也平生所言
為人臣者當以大義事君不可容一毫私
心若徒私逕則雖取卿相我必不為若徒
義理則雖加斧鑕我且不避凡他言論多
有竣截其兄聖集常常責之辛丑代理之
疏以外面言之則難免吾君不能之心也
趙聖復非不知之而以裏面言之則聖復
之心以為主上患侯常多昏眩難應萬
幾之煩國事將至於日非君使世弟分
勞則庶有振刷之道且宦寺之輩闖機用

事締結奸邪之徒朝令多出於矯制若使
世弟叅聽則自無濁亂之弊所以趙聖復
遂陳代理之疏苟究其心疏不過為國忠
悃之所發也謂之進而杖殺之世人多有
非之者

杖斃人承款招辭秩

白望刑八次杖十三度兵瑞鍾刑十六次
杖六度又杖八度又杖十七度金龍澤刑
七次杖九度洪哲人刑三次杖八度李器
之刑三次杖二十度李天器刑七次杖十

七度李善之刑八次沈尚吉刑五次杖八
度金省行刑十二杖三度趙聖復刑十
二次自斃洪義人刑三次杖九度張世相
者刑十二次金民澤刑八次李弘述刑六
次白時者刑三次白列伊人刑四次杖九
度又杖三度墨世刑五次杖六度又杖九
度又杖二度李字恒刑五次柳厚章刑五
次趙松刑八次李尚釁刑五次玄德明刑
三次自斃李尚達刑十一次金時恭刑九
次金雲澤刑四次洪舜澤刑三次洪啓迪

刑四次

此以上杖斃後謂有承款招辭而既其
杖斃則安有承款之理乎其結案之偽造
也的然無疑矣
未冷屍勒名承款招辭秩
李憲刑九杖六度鄭獬重刑三次杖十
七度鄭宇寬刑五次杖八度金昌道刑三
次杖十一度二英刑五次杖二度又杖三
度沈楷刑九次金一鏡刑四次杖七度徐
德修刑三次杖十一度李正植刑三次杖

十三度金克復刑四次杖八度梁益標刑
三次杖七度金盛節刑四次杖八度崔苻
萬刑三次杖十度李明佐刑四次杖四度
禹洪采刑五次杖十四度

此以上以撲殺為主一次之刑脛骨盡
碎一度之杖脇骨盡折如是刑之杖之
至於將死之境則所謂承服招辭金吾
堂上自袖中出之令書吏引末冷屍之
手動着其名作為結案此與杖斃人承
款招豈有異乎金吾堂上中一人從容

言曰以不服杖斃之人謂有結案招辭
者終不近理以是之故外議紛紜云一
鏡輩自是之後依例問目別加刑杖幾
至死境則以承服結案書出而遂以未
冷屍行刑所謂諸罪人招辭一例虛偽
也或者之言曰承服招辭之中為其誘
而納供者或有之云此言不無苗脉矣
按獄兩大臣及金吾諸堂上慙懃相謂
曰自有鞫獄以來罪人不敢刑杖或有
誣服之事而今此諸罪人箇箇抵牢雖

斃而不服豈不悶然乎沈檀一鏡曰吾
兩人有所相確之事今日則將試之矣
遂招書吏李晚俊附耳語如此如此李
晚俊依其言潛誘二英曰汝於今日鞫
問時若以如此如此之言納供則可以
生出獄門也二英冷笑曰有生則必有
死得病而死受刑而死皆是命也而死
則一也既有其死則何必誣招為不義
鬼乎更勿多言晚俊又以如此如此之
言誘鄭宇寬宇寬曰男兒寧死耳何可

以誣服乎吾於今日受刑而死爰得我
所晚俊以二英宇寬所言告于沈檀一
鏡沈檀曰初不如不發說也只使書吏
覷知深淺也一鏡曰先出此計者非大
監乎趙崔兩大臣曰以此也以彼也非
正道則一也當初之說此計未及深量
之致也既過之事何必成言誰某之非
也一鏡曰自今以後此獄事一依初頭
磨勘為可云蓋誘罪人納供之說則果
有之而諸罪人中一無為所誘而納招

者杖斃人招辭之偽造不須復論行刑
人招辭都是金吾堂上袖中出者也

總論辛壬獄事虛偽

無實之謂虛非真之謂偽而虛與偽有二
端之別有純然之虛純全之偽有假實之
虛假真之偽其曰虛其曰偽則似無足行
似無足信然及其行於世也幻態變形况
惚閃爍天地之大焉而尚可以蔽之日月
之明焉而且可以掩之及其售於人也轉
黑為白竒巧隱密聰明之主焉而為其所

欺忠良之臣焉而為其所陷吁亦憾矣蓋
其虛偽之事則雖極陰秘而虛偽之跡則
自然綻露有是乎虛偽之終莫掩也蓋看
夫辛壬獄事哉今此兩年獄事雖是一切
虛偽而其中有純然之虛純全之偽亦有
假實之虛假真之偽焉別以為二端如左
○杖斃者二十七人矣連日酷刑脛破骨
碎累度毒杖齒拉脅折血肉之身實所難
堪雖一二人尚有誣服之事而惟彼二十
七人箇箇不服箇箇杖斃則其無承服招

辭不須復言也然而鞫案書出曰某人某
人則有如此如此之招云某人某人則有
如彼如彼之招云不服而杖斃者安有承
服招辭乎以杖斃之人云有承服之招者
一世所共知純然虛純全偽也則所謂二
十七人各招不必逐條而辨其虛偽也行
刑者十七人矣以外面觀之既有承服之
招故乃有行刑之舉然皆以未冷屍行刑
則其所謂承服之招亦可知矣而細究各
人招辭云者則虛偽之跡亦其昭然矣

沈尚吉之招曰李天器云有緊用處請得
銀百兩事書托故意謂圖爵矣身果為出
給云李天器即沈尚吉之切親也而求
請百兩銀此相親之間例事也尚吉果有
給銀之實事矣假此實事作為贓物增行
附益湊合不近理之說謂之尚吉之招辭
尚吉連被重杖精神雖至迷亂豈以謀逆
之事誣服耶此是中間假實構虛之招也
二英之招曰白望以趙洽銀二千兩沈尚
吉銀百兩李喜之銀七十兩洪義人銀五

十兩給於身納宮女李氏及白氏轉給於池尚宮使之番成行藥云白瑩以宮導庄既與池尚宮親切則所聚銀貨何不親給之使二英轉給之耶池尚宮既受他人多銀而終無行藥之事何故也使二英轉給銀貨於池尚宮之說尤是無理之虛言也又二英之招曰白瑩囊中有丸藥三箇即蘓合元也又有黃色丸此則名不知而密密糊封納于筆匣池尚宮出來矣身家則白瑩仍為給送云密密糊封藏之筆匣

之丸藥二英何以得見而知其色之黃耶蘓合元利於鎮酒故酒客則必置於囊中白瑩酒客也飲酒於二英之壚出囊中之蘓合元啖之二英適見之矣當其嚴刑鞫問之時無他可招而以白瑩蘓合元之說納供則假此蘓合元之說添出黃色之丸何必曰黃色丸也主上曾有吐出黃水之事至是謂以行藥之致必稱黃色之丸然後方可符合於黃水之吐故也其設計也極其巧矣二英連受毒刑即一未冷之

屍則以何精神巧其說而納其招耶蓋
主上之吐出黃水果是實事也此亦是中
間之假其實而搆其虛也

李正植之招曰矣身上年十二月與金昌
道偕往張世相家世相曰李昭訓飲毒方
欲絕命云上年即辛丑也昭訓於辛丑十
月以關膈不通連服備急丸六七箇嘔泄
二日厥冷而死矣十月已死之人何能飲
毒於十二月耶此有苗脉矣昭訓之母七
月下去於全州本家以痢疾出沒死生十

二月間得差上來昭訓之本家在典洞路
傍昭訓之母顏坐門間槌背而笑曰醫客
以何仇恐用死藥而殺吾女耶金一鏡適
時退朝聞其號泣之言心恠之使下人問
之昭訓之母曰吾女乃昭訓也由醫負之
用藥不測非命而即死也云一鏡以昭訓
之死在於當日記於心內矣乃以兩端添
八於虎龍之變書一段則曰徐德修憎昭
訓使張世相飲毒而殺之一段則欲知丸
藥之毒不毒使張世相先試於昭訓而殺

之張世相即宦官也關內之事無不知之
豈不知昭訓之死在十月而以十二月飲
毒之說言于李正植乎張世相萬無為此
言之理矣世相既無此言於正植則正植
豈以世相所不言之言發為供招哉一鏡
不知昭訓之母自鄉新來退哭其女之由
而徒知昭訓之死在於其母恐醫號哭之
時假真於昭訓之死欲證其行藥之事而
其於月日之相左何哉且正植之招曰昭
訓喪出後世相謂矣身曰此藥又有用處

更得一十兩銀然後方可用之云所謂用
處即指聖躬也夫張世相宦官中劉直
之人也先王若有過中之處分則種種
微諫且主上若有過失之事為則切切
力諫闕內目之曰諫宦矣他宦官及內人
輩或有殊常之事則一切禁戢之宮中之
人多忌之以若劄直之人為他指揮行此
謀凶之事乎若使張世相不離於闕內則
凶徒難行其計故必欲除去以飲毒昭訓
鳩聚銀貨等說闖發於正植之供招蓋其

訂非徒殺正植也為殺世相也昭訓之死不在於十二月也乃在於十一月雖其十一月十二月之不同而死則死矣且有其毋誤服藥之怨說飲藥則的實矣此亦是中間之假其死之實事與飲藥之實事做出正植之偽招也

金昌道之招曰李正植謂徐德修曰聽政事雖不成備忘將下豈不好哉云矣身往領相家曰聞徐德修言將有如此事云須勿復為不緊之庭請直為舉行云備忘將

下直為舉行等說皆是緊重疑亂之言也其果自昌道口中出也則鞫廳諸臣何不拷問其何樣備忘何樣舉行也有此緊重疑亂之招而初不拷問則昌道之初無此招亦明矣備忘將下之說欲實其宦官締結之言也直為舉行之說欲實其宮城陳兵之誣然終無備忘之下舉行之事其所云云之說自歸於虛偽矣締結宦官圖出備忘即是彼徒實有之事也終難違拒仍罷庭請亦是四臣實有之事也做出備忘

將下之說者以彼圖出備忘之事欲嫁之
於他也拖起庭請仍罷之說者以其陳兵
謀凶之事欲繼之於後也奸情巧態綻露
無餘矣且昌道之招曰領相謂矣身曰昨
者李器之來言汝與李正植鄭宇寬趙松
等有所為事云何事耶矣身曰器之與白
哥睦哥有謀議事云矣身往見器之器之
曰沈子八言輕凡事皆泄於虎龍恐有告
變之舉云器之輩既恐虎龍將來之告變
則豈有當初之同謀乎且與白埜同謀云

則獨慮虎龍不慮白埜何也此無他器之
謀議之說則初無可憑虎龍告變之事則
今既有之故遂借虎龍告變之可據欲實
器之謀議之無憑也昌道之招亦是中間
之人假實而飾偽也
徐德修之招曰昭訓有害於矣身家故與
張世相毒殺之云昭訓之死以病而不以
毒且其死在於十月而不在於十二月則
與張世相毒殺之虛言已下於李正植之
招矣此則不須復論而且德修之招曰備

忘若下則宮城扈衛以拒疏章之患云阻
擋疏章即喉院之事也欲拒疏章則扈衛
喉院可也何為扈衛宮城也宮城扈衛以
拒疏章之說尤不近理亦是中間偽飾之
胡說也
李憲之招曰丁酉年間張世相以將有獨
對之事先通于李頎命矣非久果有獨對
之舉云世相不過宦寺之鄙賤也雖或近
侍於御前而既曰獨對則必是君臣間
隱密之事也先王以此隱密之事豈與

張世相使之先知也世相既無先知則何
可先通於李頎命也雖或先知有何所益
而必先通之耶丁酉獨對果是實有之事
也亦是中間之人假此獨對之事欲實李
憲出銀同謀之虛偽也金盛節之招曰丁
酉年錦平尉燕行時咒之父使驛官張
判事買藥以來云丁酉年即主上在東
宮時也而買來中原毒藥者即謀害東
宮之計也既買毒藥而來則自丁酉至辛
丑五年之間何不和進也既無和進之事

則毒藥之說自歸於虛說也且趙泰者使
譯院搜出張判事則十年之間初無張姓
人之八燕者使張判事買藥之說自歸於
虛無矣張判事之說既歸於虛無則乃以
李頤命燕行時買來毒藥之說闖入於李
憑之招李頤命燕行果實有之事也假其
燕行之實以飾買藥之偽也又盛節之招
曰厥藥使鄭字寬送于張世相與木刺次
知金尚宮同謀一次試用則旋即吐出以
藥不猛毒更聚銀貨得他藥云彼徒所云

立神即死之藥何其無靈也徐德修招辭
云者曰毒殺昭訓藥則一也而試於聖
躬則不猛試於昭訓則即死以此推之試
於聖躬毒殺昭訓之說莫非虛偽也且
張世相與金尚宮同謀試用於上躬盛節
之招其真如此則鞠問盛節之時何不問
其名字與居住而盛節既斃之後但以無
名字無居住之金姓宮人發之於臺啓致
煩瀆於上聽而許多金姓尚宮人之中
主上何以知行藥之金尚宮而出給耶金

尚宮之說亦虛謊矣又盛節之招曰矣身
昨年十二月初三日往見領相曰初六日
大疏將出大監必先受禍云一遣人大疏
之將出盛節何能前期三日而知乎此則
假六賊疏之實有欲歸誣領相之虛說也
且盛節之招曰領相云金時恭丁寧言吾
行未發之前必復得入矣今番事朴尚儉
輩從中為之以此上聞必更有處分矣云
彼尚儉之輩即一遣之人腹心爪牙也一
從彼徒之指揮緊關傳旨無不圖出大小

事機無不潛通而方與凶徒謀除東宮
尚儉之如此領相已所稔知則其曰今番
事朴尚儉輩從中為之說領相必無此言
也領相既無此言則盛節豈有此招乎此
無他彼徒締結尚儉輩謀除東宮而形
跡綻露尚儉輩伏誅則世人以尚儉輩目
之以彼徒之黨彼徒尚以歛愧於心至是
假盛節之招而闖入尚儉輩之說以尚儉
之輩隱然歸之於領相之締結吁可笑也
鄭宇寬之招曰矣身自鄉上來寄托世相

家而徐德修李正植金昌道等與世相相
親往來云以下

金克復之招所云與李字抗論天文之說

雖是荒雜而有何行刑之罪乎

柳就章之招曰上年十月領相曰軍門當
以親信人布置令公為之則好矣云訓局

中軍亦是緊任也以可人擇差實是大臣
所當申飾而柳就章素稱節實者也可合

於此任故領相見就章有令公為之則好
矣之說此不過獎許就章之意也當以親

信人布置之說足為誣領相階除之言也
所以闖入就章之招也又就章之招曰矣

身投刺李弘述弘述曰庭請罷後老論甚
危一邊以軍兵守直闕門一邊白殺宦寺

更請傳禪云既無守直闕門之事又無白
殺宦寺之事與更請傳禪之事則云云之

說皆是虛偽之說也其果柳就章之供招
則豈如此虛偽乎亦是中間之偽招也

沈尚吉金一寬禹洪采梁益標李明佐等
招辭皆是銀貨往來之事締結宦侍之事

也所謂鞫廳文案無一可信言之陋矣以
若虛偽之文案自大臣至三司而必稱曰
三手之凶謀盡露於鞫廳文案云耶如欲
觀虛偽之府庫試看辛士之鞫案先朝
來善黜之徒伏罪則一國之人皆曰快哉
快哉今日四臣與諸臣被殺則一國之人
皆曰冤矣冤矣國人之論真公正矣
四大臣之定策王第不過人臣當行底
道理何足為別般超異之忠乎主上於
前後兩宮並無宸宿之期而三宗之血脉

王第焉是已則為今日北面之臣孰不以
王第定儲為心哉婦人偏性也中殿之欲
聞呼母之聲亦或私情之易然而群臣同
心莫可動搖則坤極雖有是心之存乎
中而豈或是心之形諸外耶魚有龜以肺
腑之親忘大義而循私意周旋於內則宦
妾之輩無不影從金一鏡以陰邪之種鑽
曲逞而釀凶計和應於外則奸究之徒無
不響應蓋其綢繆之謀表裡相應陰秘之
計腸肚相連者都除一王第也于斯時

也以 王弟之儲便是緣木而求魚卜妾
而謀妻也緣木求魚雖不得魚而無後災
卜妾謀妻雖不得妾而無後患至於 王
弟之儲非徒不成抗塹之陷不旋踵而隨
焉糞粉之禍不踰時而至焉誰敢發於言
而奏其議哉然而四大臣視刀鋸如華鬪
蹈湯鑊如樂地奮激忠悃拋擲身命達夜
獻議遂定儲位若非四臣誰存 宗社此
四臣所以為卓越之忠也傳曰歲寒然後
知松柏至哉言乎

總論

嗚呼 辛壬之家國禍亂尚忍言哉 東宮
之被誣與經危雖罄南山之竹不可盡記
矣四臣之污辱與惡名雖渴東海之水不
可盡洗矣 東宮儲之後柳鳳輝一疏
之內有二次之誣一則粹遽 詎畧之說二
則人心疑惑久而靡定之說韓世良一疏
之內有四次之誣一則地無二王之說二
則陰移天位之說三則以代理為傳禪之
說四則 恭靖大玉時事之說趙恭者有

二次之誣一則冒嫌之說二則梁獄勿問
之奏趙恭億有二次之誣一則指揮四臣
者自有其人之說二則定策國老門生天
子之說金一鏡有都以下

閔鎮遠

趙聖復之發配有所資送之物矣朴弼
夢發啓竄星州公聞金相公拿到本州
受後命躬往殯斂且其子婦即金相之
女也不為離絕朴徵賓發啓極邊遠竄

洪錫輔

趙恭者潛八宣仁門請對喉院阻擋曰
被斥大臣不可八對忽然司謁促令右
相八侍諸臣請對罷後洪錫輔奏曰既
無疾院之啓聞而殿下從柯聞石相
之八來云尹聖時朴弼夢謂以迫脅君
父發啓遠竄後又以永貞援出事徐命
遇發啓拿鞫

徐宗伋

以趙聖復之疏謂之悖妄李明誼徐宗

厦謂以遊辭嘗試盖欲左袒為救解之
計發啓島配

黃璿

金一鏡疏批凶人二字指斥李禎翊黃
璿微稟改下李真儒發啓遠竄

李禎翊

頃年一疏以市息徼福之說李濟尹聖
時謂之逼尊發啓遠竄

金鎮商

頃年緬禮欲為望哭鎮商疏中有引伯

魚事矣尹聖時李濟謂以力沮發啓遠
竄

朴致遠

魚有龍 李重恟

論趙恭者斜迳入對矣府啓削黜命並
遠竄

申鉅

疏論按獄大臣趙恭者崔錫恒禁堂沈
檀金一鏡緊出於白望之口招鞫廳不
為請拿云李師尚發啓絕島荐棘

鄭澔

疏論緩治尚儉事恭者秘 慈旨事矣
兩司發啓壬寅五月十二日遠竄理山
矣癸卯李世德謂以在謫之鄭尚書操
文迎哭於壬寅五月念間金相返柩過
忠州之時發啓島配

宋相琦

鄭亨益

疏論尚儉獄緩治事及恭者秘 慈教
矣兩司發啓遠竄

李宜顯

李師尚謂以宜顯之父世白當 聖上

黃龜河

潛邸之日陰懷不利之計宜顯世濟其
惡協同尹志述獎誦凶言發啓遠竄
李師尚謂以不學無述仰人唇舌猥陳
草記還收成命發啓遠竄

金有慶

金始曄金一鏡謂以灣尹時以李正植
為偏裨且誣以假托營闕出給銀貨於
禹洪米金昌道發啓遠竄

任墮

鞫廳謂以西廂銀貨耆老所關文即任
墮所署啓聞遠竄

趙尚綱

謂以頃當白望供招趙崔兩相待命之
際勸大臣金字抗上劄又謂以趙洽被
拿時受置財貨金弘錫發啓遠竄

申思詰

金在魯

張鵬翼

金取魯

金棹

金令

金希魯

姜頊

具鼎勳

謂以憑籍北咨之來煽動中外以致都
下騷屑皆此輩所為權益寬發啓遠竄

趙正萬

謂以隱伏金相之家網繆謀議而獨漏
於十六人竄配之秩金弘錫發啓遠竄

俞崇

謂以辛丑十月備忘還叔之後乃以四
大臣聯劄還下之意汲汲奏請柳綏發
啓遠竄

尹陽來

俞拓基

謂以使燕之時咨文中以痿弱二字加
之聖躬又與彼人問答時出痿疾之說

又出媵妾之說鄭楷發啓并遠竄

李挺周

謂以灣府料利盡歸私橐李詰輔發啓遠竄

洪龍祚

謂以與知於三急手謀計也為其外影李景說發啓遠竄

李壽民

謂以李相瀕命荐棘也以統使船運陸續養為事李基聖發啓遠竄

李廷燭

謂以曾在嶺郵時多行不法且八臺後受慶州賊賂李基聖發啓遠竄

李緯

謂以頃當備忘之下以禮叅晏然在郊外畧不動念李真儒發啓遠竄

李喬岳

安允中謂以疏下金範甲黃昱誣尤庵徐宗廈發啓遠竄

洪禹箸

謂以疏卞甲致雲誣遂庵且謂以為金相李相之遺孽洪啓迪至親顯訟罪人沮亂國是趙鎮禧發啟遠竄

俞夏基

謂以前冬群凶之荐棘也饋問相續出候趙聖復接置李天器李世德發啟遠竄

尹挺舟

謂以為凶賊私人而行止秘詭徐命禹發啟遠竄

李命龍

謂以為金相妻黨而謂金相曰若用吾言撲殺少論寧有今日之禍肆然唱言又以今番獄事打成逆賊詬罵之言無所不至院啓島配

李志遠

謂以尹志述伏法後操文徃哭有求仁得仁之語尹大英發啟遠配

黃尚鼎

謂以李喜之戮屍之日躬莅其喪造給

神主尹大英發啓遠竄

權鷹

謂以與李喜之往來綢繆及喜之歸屍之日躬往吊哭院啓遠竄

任勗

謂以銀三百兩給李天器求仕於李相願命得差龍川李景說發啓遠竄

尹在重

謂以附于金相為爪牙大小疏章皆出其手鄭楷發啓遠竄

文德獍

謂以為李喜之狎客而喜之拿來時除出文書呂善長發啓請鞫問後命竄

洪禹傳

謂以當聖上代理三司疏劄及兵曹公事八東宮之命力請還收趙趾彬

發啓遠竄

國治則君子進而小人退國亂則小人進而君子退國之治亂專係於人主之明辨賢邪而進退之也為人主者豈不欲進賢

退耶而辨別賢邪極其難矣雖堯舜尚以
知人為難則初何能知其賢而進用也知
其邪而不用乎是故方其初進用之際莫
知其賢邪之分而及其既進用之後誰賢
誰邪如妍媸之自露於鏡裡矣唯明君其
審克之斥其邪而進其賢惟我 肅宗大
王以聰明之姿冲年嗣服以進賢退邪為
先務名公碩輔布列朝廷人材之為盛可
比三代而大奸似忠故見欺於睦來善閔
黷徒之巧佞任用此輩國事將日非矣於

是 聖心一朝覺悟先逐來善之徒後疎
一鏡之輩極其嚴正一鏡之黨失志怏怏
及天 東宮八陞儲位則此輩肯中包藏
章蔡王進怨毒之計趙泰者以冒嫌二字
操切於前柳鳳輝以人心疑惑發疏於後
而及夫 主上緣 玉候之添加酬應之
難堪而有代理之命則崔錫恒趙恭億以
傳禪之語熒惑中外又使韓世良繼以有
地無二王陰移天位之疏而末後 恭靖
大王時事之說并與違儲事而顯然指斥

縛束我東宮金一鏡李真儒尹聖時鄭
楷徐宗厦李明誼朴弼夢等披進一疏直
以冀顯篡奪等語為說所謂冀顯者即梁
冀閻顯而憑恃太后恣行廢弒之謀者也
諸凶以此冀顯之賊闖發於其疏者不獨
謀危東宮並與慈聖而誣者亦已昭
然矣此疏後不滿月餘逆宦逆婢之事出
焉而慈宮諺教宦妾之所為自歸於渠
輩之指揮則恭者從中沮還不使外人知
之諸凶之徒則以直斬宦妾陳疏力請其

滅口之計明若觀火矣自非然也則國家
大逆必不欲鞫問何哉且彼宦妾之輩有
何嫌怨於東宮而獨辦除去之計耶兩
婢不即鞫問而故為逆拖使之自斃兩宦
雖曰鞫問而撲殺有道即刑尚儉表裡和
應之跡尤益難掩凡係國賊者鞫問根引
即是邦憲也判府事金字抗兵判宋相琦
司直鄭澔開留金在魯左尹黃一夏諸臣
相繼陳疏曰此非宦妾獨辦之事設鞫究
問斷不可已直請正刑已乖常例云自恭

者已下諸人非不知設鞫究問之當然而
恐其指喉之綻露強為之奏曰鞫問與正
刑殺之則一也云夫欲滅其口則直為正
刑欲探根委則設鞫究問此三尺童子之
所可知也彼宦妾凶計即是國朝所無之
大逆而必有指揮者也違其邦憲直請正
刑者豈非滅其口之計乎鞫問與正刑殺
之則一也之說遁辭之又遁辭聖訓曰遁
辭知其所蔽至哉言乎神人所佑宦妾伏
誅謀除東宮之計既其誤了益懷無將

之心窮搜機巧募得虎龍急上變書而以
東宮干犯之說再次闖入則蓋其變書非
告變諸臣也乃告變東宮也告變前日
領相趙泰耆石相崔錫恒判禁沈檀同禁
金一鏡柳重茂齊會于李真儒家魚有龜
已先到矣真儒曰國事之興亡吾黨之成
敗專係於虎龍之一口而虎龍之為人本
不牢確且愚迷多恟者也初不與知之而
若用苦肉計則虎龍不能認得遂生怨心
必有反駁之患招致虎龍使之先知未為

不可諸大監之意如何檀曰令公之此議
誠妙矣吾輩之所未料而令公料之可謂
出人意表也於是招虎龍而來一鏡謂虎
龍曰當其推問之時彼供此供之相左即
其勢也不可刑推得情而獨於彼用刑
則碍人耳目雖歇杖汝當難免此所謂苦
肉計也須以此豫知也虎龍曰累日柳囚
亦甚難矣而何況受刑乎雖一杖若及於
小人之身則初不上變矣後日雖有公侯
之貴目前先傷父母之體其可乎掉頭不

聽諸人更議曰然則雖有偏袒之嫌虎龍
則除刑推問之外更無他道矣乃謂虎龍
曰汝須依變書善對無或有一言之違錯
虎龍曰此則講確於心中已詳矣豈有片
言違錯之理乎當依變書先招白望為先
刻別用刑使不得開口而若或緩治則向
夜會議之說必然吐出矣一鏡點頭而促
虎龍上變及夫問目白望也白望直招以
一鏡行貨謀害 慈宮與 東宮之說一
鏡即出待命白望更招曰諸大監亦皆與

一鏡同謀两大臣諸堂上亦出待命叅鞠承旨趙景命啓聞以白望之招歸之於荒亂不成說之語而纔降勿待命之教則諸臣旋卽請對以獄囚之語犯兩官者勿書推案定奪而自治其獄盡逐言者且慮有治獄不公言之者局外之人凡係鞠獄之疏勿為捧八為葵天下寧有如此之獄事哉尚儉之凶計不成而彼徒謀危之跡盡露虎龍之變書一上而東宮扶護之臣靡遺前之尚儉後之虎龍誰所使也彼其

之徒其敢曰非我也云乎哉以養性軒之養字中變為養叔之養字不敢以推戴東宮直言者尚畏慈宮之意也以三忌手之誣說蔓迤作千緒萬端凡係於老論為名盡除者孤危東宮之計也莫曰隱微而不顯其於形跡之自露何哉雖使東宮而孤危不有神人之保佑耶扶護東宮之臣誅戮之竄配之削黜之初無孑遺之立朝者顧念春房東宮一身之孤立而已彼徒之凶謀雖浩浩然蕩蕩然行之

其誰譎譎焉忙忙焉救之乎蓋彼計將復何也

八月卜相李光佐柳鳳輝左相崔錫恒以李光佐拜相微稟遂以李光佐為右相

十月忽有大臣承旨玉堂八侍之命諸臣八侍

請對傳曰有何所稟也大臣諸臣莫知攸

為而微見簾內隱若婦人影子而乍聞婦人

細語之聲諸臣汲汲還退國舅從正殿挾門

而出手招錫恒附耳而語錫恒點頭而復與

諸承旨請對八侍錫恒近前微稟曰俄聞國

舅之言殿下聖意既如此則此實宗社

之幸也亟降成命上久無發落又奏曰

殿下既有此意而發為玉音則有何躊躇

也且無發落忽出婦人含怒之言曰殿下

自為之如是無決斷做何事乎越即禪位於

王弟也王弟則去年與其嬪同死結約矣納

其嬪之謀遂現於慈宮而告惡竟免危勢

殿下則何不從我言也即聞推窓之聲大振

矣上怒曰大臣無杖左相拿鞫嚴斷玉堂

為匡救進伏上曰玉堂並拿囚承旨並罷

職右相李光佐八侍匡救 上曰崔錫恒之言極為無嚴右相申救尤極非矣光佐更達上曰國亡則亡矣臣子之待君父豈容若是左相崔錫恒極邊遠竄承旨李真倫亦達上曰李真倫削黜光佐又力陳 上怒氣纒降復生昏眩之症矣

蓋主上若聞廢 東宮之奏雖昏迷之中心神忽驚威怒層激嚴制群奸之計所以 東宮至今日保有也 弼貞石烈交通內外甚間兩殿謀除 東宮者也 文有道

受囑凶徒暗通機密者也朴尚倫從中周旋圖出傳旨者也 東宮覘得凶徒之所為已久矣每於 慈宮問候及 大殿問候之時必除隨從而如龍行虎步雖臨咫尺內人宦侍未及知之矣一日問候 慈宮詣 大殿過廊廡八一挾門則乃正寢也乍見一宦官以傳旨給他宦官還入大殿房他宦官披其傳旨且看且步忽見 東宮已當面前驚惶失色急納傳旨於袖中之際 東宮掬奪之則其宦官攫取而

逃而入東宮手中之紙則尚有裂餘一段乃考覽初行所餘則廢出世弟四字也次行所餘則不得不為此舉六字也遂袖箴其紙問寢而退自其日危急之機迫在朝夕依慈宮諺教排闥直入以宦官處所奪裂餘之紙進現于上前因奏宦官干預朝政近日處分多出於其手請窮覈嚴治上曰此豈吾之所為也爾言如此覈出可也世弟即出清陰亭招致諸宦使之覈出後奉稟上前則仍下政院為

教自上還推裂破云而因又下不忍聞之教補以狐邪防塞兩殿之覲路世弟之危在於時刻矣因寅明之指導艱登隔樓之懸絕告急於慈聖於是慈宮深夜排閣而入則大殿方昏睡中殿侍坐慈宮責教中殿曰由汝一女子而宗社將亡乎中殿亦怒答曰子以享貴彼此鞅二慈宮仍以東宮危迫之事說到於大殿至有未亡人亦出私第之教則大殿皆全然不知而初無下

教東宮之事亦無裂破奉稟之舉日前
宦官進別擬駁恠之事故遂裂其紙此一
款小子想得云慈宮知得中間所為翌
日累下責教於領相趙泰者左相崔錫恒
而至於三度之教曰締結宮人宦寺致予
與東宮孤危之狀自有其人卿等亦自
知之云云此諺教多有哀痛之辭嚴切之
意而領相以袖掩之使他人不得見仍為
封還謄本如是草草一本云締結宦官指
嗾宮人幾至亡國致予與東宮孤危之

狀云上曰此豈之豈字中間改之以是
字者以宦寺之所為陰欲歸之於王上
也東宮奉稟事還推裂破者非裂奉稟
之紙也尚倫矯制廢世弟傳旨有道統
露於東宮而本紙見裂於相攫之際矣
尚倫即又矯制藏之袖中東宮奉稟之
紙亦受之入于袖中及其進獻大殿之
時誤以廢世弟傳旨納于上前大
殿見之即地裂破下政院奉稟還推事及
下東宮不忍之教皆中間幻弄也以

主上篤友之心豈有不忍之教於東宮也且豈有奉稟裂破之舉乎其所裂破者乃是廢黜之矯制也由是觀之主上自初嚴拒廢世弟之議也又於壬寅六月二十六日三司請對入侍之時國舅先有微稟之事上曰左右可乎世弟可乎終無發落以左右可世弟可之教推之則國舅之微稟卽是廢世弟之事也呂善長奏曰殿下太過淵嘿上曰近來玉堂違拒君父之命至謂之淵嘿淵嘿極

其駭然承旨何不請推乎淵嘿太過等說何敢發口如此之習其今始初聞并罷職又傳曰罷職薄罰不足以懲其罪并拿推主上平日不允臺臣討逆之啓則臺臣輒以淵嘿為奏者不可勝數而一無發怒之舉至於伊日國舅纔有微稟之事而臺臣繼陳淵嘿之奏今此淵嘿之奏蓋問淵嘿於國舅之所稟也主上之特為起怒也而李巨源奏之曰玉堂諸臣以君父討逆之義合辭力爭雖或語不擇發不過忠悃

所激不惟不允遽以聲色摧折太過實非
大聖人樂聞善之美云云至巧哉巨源也
即見主上發怒之所在乃以伊日所奏
歸之於討逆之啓太果淵嘿四字其果為
不允討逆之啓而奏焉則主上不怒於
前日而特怒於今日耶上曰李巨源費
辭營救姑先遞差李濟又奏上曰八侍
臺官一併遞差上辭氣嚴厲曰諸臣每
稱淵嘿以我為唾乎玉音如鍾殿內震撼
羣臣戰慄而退廢世弟之凶計莫敢復

售於主上矣至是崔錫恒為國舅之陰
啖又以廢世弟之事微稟則至有拿鞫
嚴斷之命玉堂匡救進伏則上曰玉堂
並拿囚繼下崔錫恒極邊遠竄之嚴旨自
是之後彼其之徒莫敢復售其凶謀矣崔
錫恒若非貴戚之締結則豈保首領於當
日也東宮若非主上之力扶則豈保
儲位於今日乎哉○某月討逆科取朴師
游等缺人李堦及李徵萬禁其子侄不使
赴舉修拱李匡輔發啓請遠竄而李徵萬

雖八於摘發之錄獨拔之以其相親之故也。上不允武科張文燁下去本鄉前縣監金定五前察訪崔益秀曰以忠臣謂進遂設討逆科為此科之人何可入於吾鄉乎使不得接跡應教李世德發啓金定五遠配崔益秀削奪有人問於李徵萬曰子與李渠禁其子不為赴舉一也而李渠則論啓之子則拔去之世道何若是不公也。徵萬曰獨漏於啓辭者吾之羞恥也特發於啓辭者李渠之榮幸也今番討逆科非

討逆也乃討忠也。凶逆之子侄所可以樂赴而吾輩之子侄何可接足於場中近處乎吾所以禁之而見拔於臺啓乃為李渠之所羞尤不勝愧怍也云。

甲辰正月初六日李真洙李真儒等請撤先正

宋時烈祠院疊缺

領相崔錫恒一夜間病死○持平李匡德疏曰豐昌府夫人移寓於驪江年衰病篤目前相依只有一鎮遠而鎮遠今在遠竄府夫人一朝溘然母子不得相見則先妃在天之

靈豈不痛恨伏願特放閔鎮遠云云

八月初八日 傳曰昌慶宮環翠亭移御事下

教藥房提調李光佐口傳啓曰自今日臣率

諸醫直宿云

上候積年彌留矣自昨年冬間比前有損

至今年春間尤為添加昏沉之時常多惶

覺之時常少厭未進食常膳半減於前日

苦於酬酢 玉音罕聞於傍人腦膈之火

氣時上則急起厲聲曰傳授此位 世弟

可乎左右可乎晨朝之神氣少清則倚枕

溫音曰今日詣春坊聞 東宮講學之聲

豈不至哉 主上之篤友也雖於患候越

添之中未嘗忘向 世弟眷愛之心也藥

房宜自此時直宿而故謂曰 上候如常

循例入診問安而已

諱疾論

嗚呼自有國以來奸臣亂賊或有欺蔽聰

明者或有盜竊權柄者或有纂弑君父者

而未嘗有忌諱君疾者矣嗚呼我 主上

殿下粵自潛邸千尺之時聰明之姿迥出

於百王仁孝之聲夙著於八域年纔七歲
明辨邪正之分甫至十歲對師傅賓客歷
論帝王政治之得失講問聖賢道學之淵
源諸宮僚莫能及也及夫辛巳丙涯之變
求訣私親之日忽得奇疾自是之後精神
頓減輒思旋忘膈火時發纔降便眩下體
無氣行步不便遂成沈痼之症而嗣續之
望遽至於晚晚先大王宵肝憂慮飭令
醫官常常診脉日日試藥症候差有減勢
當庚子遺弓之痛攀號哭泣驚惶摧折

寶體多損於行素之際藥治未暇於悲違
之中本症闕發如前愆和是時領相金昌
集在藥院率醫而詳審聖候遂日而進
御湯劑竭誠調治盡心保護上候賴此
稍有減勢是故朔祭望奠如例親將講筵
召對趣日開接中外人心庶可慰悅矣自
從國舅之承候每補玉體之如常而醫
藥等節因為踈歇此諱疾之兆朕也忽自
九十月以後朔望祭奠連使大臣攝行而
至有初獻官攝行事磨鍊之教中外群僚

皆曰患侯則向差云而祭奠則未叅至降
此教是何故也莫不訝感乃者李宜顯金
濟謙趙聖復任洞李重協諸臣相繼而起
陳疏匡救請降明白之教以解外人之惑
乃下備忘記曰孝寧殿攝行實由於脚
痛李重協之煩達心切慙恧縱欲強為其
勢末由諸臣知悉李緯又繼而陳疏曰葬
前殷奠只有此朔伏乞亟降明教親行朔
奠如或難於拜跪則裸將一節令大臣代
行云云且曰殿下試看前史曷嘗有臨

御之初終年不開講者乎云云聖孝豈或
未盡而不叅奠也聖心豈或思逸而久廢
講乎治療之凡節由於諱疾而漸踈沈綿
之宿患安得勿藥而自歎耶脚部酸痛之
候漸加而無損膈火衝激之氣纔降而旋
上昏憤之症無常闖發百體不期懈而自
懈四聰強欲收而難收拜跪之節莫可行
矣所以殷奠之連未叅也吁咈之謨莫可
講矣所以經筵之久未開也當日諸臣豈
不知殷奠之連攝講筵之久廢由於患

侯之近益添加而然也哉然而交疏而仰
質者一以盡臣子匡救之道一以探
侯加減之詳也及承雖欲強為其勢末由
之教於是中外曉然知患侯之添加嗟彼
諱疾之徒綻露其奸情矣宜其愧於心哉
其詐而反生層激之心或謂之做出上侯
之說謀危國家或謂之播傳無根之言動
搖人心甚至於多放譏察有言上侯者輒
結縛而去上侯一款便成時諱蓋其諱
疾之計緊關之備忘疏批政令之黜陟可

否方使近侍之寵宦從中矯制而欲使廷
臣知自上出也六缺字邦運屬一否之會
而然歟二缺字先大王深懷宗社之計
以迺君遺托于慈宮屬二缺字而一番
之人不有先王之遺命潛懷無將之心
二缺字之計指揮於金一鏡國舅魚有龜假
托中殿之意以聞呼母之語肆發於金
純行內外之和應已成而宗社之危亾
殆將急矣於是四大臣與兵判李晚成戶
判閔鎮遠刑判李宜顯判尹李弘述工判

李觀命左叅贊任墮大憲洪啓迪大諫洪
錫輔承旨趙榮福校理申晷汲汲會賓廳
達夜獻議以王弟定儲於倉卒者實恐
彼計之先成也當儲位久曠之際王弟
以英明之姿膺主鬯之任實為宗社之
洪福臣民之大慶歡忻之聲聳於一時
舞之像接於八域嗚呼惟我東宮之陛
儲以睿德也以民望也以時勢也一有不
協者則人心之歡悅豈如是也哉彼其之
徒雖有不逞之心君臣之分義既定則歛

却凶徒奉朝稱賀而已噫彼柳鳳輝不勝
忿恚之心投陳凶悖之章今日之定策尚
云遲晚而其敢曰卒遽忙急乎東宮之
陛儲一國之胥悅而其敢曰人心疑惑乎
一篇旨義非但不悅之心也將欲沮敗之
計也一言而蔽曰凶逆之臣矣雖以主
上寬仁之聖度赫然斯怒下教曰鳳輝
之疏語涉狂妄不可置之卿等論啓苟有
人臣之義者豈使鳳輝貸其首領而况承
不可置之嚴教乎乃者領相金昌集左

相李健命大憲洪啓迪大諫俞崇司諫申
皆掌令宋道涵正言李聖龍校理申昉啓
請設鞫嚴問允可之批纔降則趙恭者
汲汲劄救曰至於設鞫之舉何至於斯耶
處分既定之後有此進言可謂謬妄而其
心出於忠赤導人主撲殺言者恐非美事
云以鳳輝凶逆之疏謂出於忠赤之心者
恭者亦是鳳輝也潛救鳳輝者自在於密
地則恭者何必自郊外如恐不及而劄救
之同歸於鳳輝之黨耶孰謂恭者智也嗚

呼陰邪之徒鴟張於外讒佞之臣狐媚於
內而主上孤立於靜攝之中萬幾實難
酬應而百度自至解弛于斯時也若有切
己輔佐之功則國事庶可以就緒奸徒庶
可以斂跡所以趙聖復陳王第代理之
疏夫代理之莫敢自下仰請以其有吾君
不能之嫌也聖復非不知之而出於無他
憂國為國之心不拘少節乃陳此疏諸臣
之訶斥聖復即其當然也於是朴恭恒李
真儒尹聖時金維金始烟李匡輔李廣道

黃晟沈壽賢柳重茂李真望李明誼尹游
金一鏡呂善長朴彙登尹措金佶曹命教
李景說尹會尹東衡趙遠命徐宗厦權益
寬柳萬重鄭楷等聯疏討聖復只可討罪
聖復而李相願命則李真儉以銀貨之說
獨對之事業已侵斥於赴燕之後此則除
去四大臣之初發端也至於韓世良以地
無二王恭靖大王時事國人疑惑等說添
八於討聖復之疏而必欲嫌逼於東宮
何也此則謀害東宮之初發端也及下

代理之備忘也諸臣之請忖成命固是臣
子當然之道而至若權珪沈檀睦天任睦
趾敬等疏曰殿下之無疾一國之所知也
云親行開講遙接臣僚久為廢闕則主
上其果何如主耶彼凶之徒雖緣較緊於
諱疾之心不覺陷聖躬於不測之地良
可嘆也苟非聖侯之實難強焉則以
主上之大孝豈或有攝行之舉也以主
上之克勤又或有廢講之理乎以其實患

之難強故也嗚呼凶徒之謀詐已成於外
奸戚之和應已成於內於是乎六賊之疏
出矣而乃有半夜之撥局世人皆疑之曰
主上自嗣服以後淵嘿為度而政令施措
之際初無過斷之事過中之舉且眩昏之
症近益滋甚無論汗漫之疏緊急之疏莫
可即批或數朔後或一朔後始下者其中
速下者二十餘日十餘日六七日之後矣
忽於半夜之間盛怒太過嚴旨荐降六卿
三司之臣一併逐出先朝失志之徒一

時進用施為措處雷厲風飛沈痼之疾昏
憤之症其或一夜快復而然歟苟如是國
家之大福臣民之大慶而然而必無此理
云云主上患候若有差復之慶則六賊
之疏安敢出也雖或出也而豈有如此無
前之過舉乎張世相每於主上或有過
誤之事則輒諫之且於宦寺輩或有挾額
之事則必禁之而至於此夜之事雖知其
幾不由於主上則莫可諫也非闕於宦
寺則莫可禁也遂切憤之其翌日見國舅

而故言之曰昨夜則上候尤為昏沈闕
內有大事機而全然未省云又高鳳獻宋
尚郁一如張世相之所言國舅赧然無所
荅五六月之後有三宦遠配之備忘諱疾
之效於是始出矣嗚呼四大臣即先朝
今上倚毗之臣也又是東宮羽翼之臣
也而既盡除之其他東宮邊人在職者
亦皆竄逐此不但要奪權柄之意也其實
則謀除東宮之計也乃有進婢進宦謀
除東宮之變此豈宦妾之所獨辦乎皇

天眷佑祖宗陰隲凶計垂成而遽敗則
奸邪之輩謀益巧焉一鏡粧出變書使虎
龍上之而遂成冤獄嗚呼毀家瀦澤忠魂
義魄愁日暮於街市竄配島棘賢人君子
歎窮途於嶺海嗚呼朝廷之上凶黨擅國
太阿倒柄朝廷之外人心汹駭騷屑狼藉
仰觀天象逆氣上干乾變層生俯察人事
歎荒存臻餓殍塞路彼徒諱疾之效到此
大發然由是而莫重上候專廢醫藥之
治烏得免漸至於危重乎至於甲辰八月

初八日 上候彌篤遂移御于環翠亭李
光佐始率醫官而直宿嗚呼自初無諱疾
之事而得使 東宮常常近侍則 東宮
當詳察聖候盡誠調護不失醫藥之治
主上之患候豈至於斯耶自撥局之後使
東宮不得一次近侍甚至於隔塞覲路而
反疑 東宮正寢一步之地使不得近接
每於朝覲之時 中殿輒侍坐 東宮嫌
不敢八只從殿外問候而退矣一功諱疾
竟至於大漸噫彼諱疾之徒甚於纂絅之

逆也

八月二十四日夜 上又吐出黃水其曉薨
庚子十二月十四日 上吐出黃水其後
壬寅之獄稱以金盛節之招辭自泰者以
下皆謂試藥而吐黃水每啓以金尚宮出
給矣是夜之吐黃水亦將曰試藥之致耶
當日獄事無非如此曖昧者也
八月二十五日丑時 上昇避于環翠亭
一番之徒擅出於專朝權之計欲除 東
宮而竟未遂馬則以梁獄勿問跽血禁庭

定策國老等說首尾相繼勒加惡名於
東宮且忌諱上侯而全廢醫藥之治
王侯漸加終至於不諱之境則以蟹醬和
毒之說勒加累德於慈宮所謂蟹醬
慈宮謂以秋節新味果有所送於大殿
患侯添劇之前而上侯自是月十九日
尤篤至二十五日昇遐則其果蟹醬和毒
之致耶况其蟹醬即御厨之所供也非
東宮之所親供者乎彼其之徒非但宗
社及三殿之進臣也即千古之凶進也

八月三十日

王世弟嗣

獨疏秩 柳重茂 宋成明 李真儉

申慶濟 朴彙登 金始煨

聯 疏秩 金一鏡 鄭楷 李真儒 徐

宗厦 尹聖時 朴弼夢 疏上六

聯 啓秩 李明誼 呂善長 柳弼恒

李顯章 沈檀 權益淳 李濟 尹

會 金演 李景說 李巨源 鄭楷

李真淳 鄭錫五 鄭錫夏 李匡輔

具命奎 李真奎 金始慶 權益寬

韓配夏 梁廷虎 申慶濟 趙泰億

| | | | |
|-----|-----|-----|-----|
| 崔錫恒 | 李光佐 | 金始煥 | 李真洙 |
| 柳重茂 | 李台佐 | 李肇 | 尹就商 |
| 李師尚 | 金重器 | 李森 | 趙翼命 |
| 趙景命 | 李明彦 | 金重熙 | 朴景登 |
| 尹大英 | 權重經 | 李普昱 | 柳儼 |
| 尹游 | 李世德 | 尹淳 | 黃甬章 |

竄配百餘人

蔭官不仕七十餘人

少論不仕二人

尹忠教 錄勳監造官不仕
 李徵萬 原陵齋之官不仕
慎後孝 故吏參清白吏

丹巖解配歸路歷八公家請見長書與祭
 文公荅曰台監既與四臣同跡則義理之
 所關文字固宜欲覽於桑柘之後也於是
 披篋出之再三見長書後起而揖曰自大
 臣之定策世第雖或有一二私意參錯於

其間實出於宗社之大計人臣分義似以此為正而以不忍言不忍聞之說少論無隱諱這意攻斥四臣不有餘地一言而蔽曰不立世第將立誰也此一節之內公論之正如日星義理之嚴如霜雪卒任事蹟到此煨然而為後世東國之正史者必此也且見祭文請教無伯仲之意公正色曰台監既以定策世第為當然而贊承先王之意則無伯仲三字豈有不知之理乎丹巖默然良久曰稟賦不敏終未能曉其意

也公曰曾未承誨於夢窩則宜其未曉也然何難覺得古無太伯虞仲耶復問曰假衛指何也妖書指何也公笑曰假衛豈非漢時之假衛耶妖書豈非曩日之妖書耶丹巖蹶然而起再拜而謝曰義理之真正骨子得見於此地矣復問曰惠新懷隙之意亦未曉焉請更誨之公曰此一句非夢窩莫能曉得且非夢窩不敢說到請勿更問

松齋記言中曰角里之叔即真儉字仲約

先以庚子銀貨之疏釀出辛壬之禍階代
作其兄辛丑之疏蕩掃朝廷之正類而幸
而先死不見其伯之杖斃兩孫之伏誅群
弟諸姪無不被竄配之禍而亦免追律之
典可謂倖人也己先考嘗戒諸子諸孫曰
禁汝輩科宦豈徒盈蒲之戒也哉汝不見
趙台兄弟之事乎殺其同祖之孫削其伯
兄之爵汝曹如欲守正而進取大則難免
誅戮小則難免削出此豈士君子仕宦之
時乎如附於士珍真儒字也兄弟則高官

顯爵可取於旬月之內而終未免覆亡之
禍矣雖被覆亡之禍終歸於君子之黨則
惟可也若歸於小人之黨則雖朝卿暮相
何貴之有乎為國者是君子之黨也危國
者是小人之黨也四臣之定策世弟非為
國者乎彼輩之屠戮四臣非危國者乎汝
輩宜看於此就捨乎舍生取義聖人所訓
吾使汝曹勿就科宦者實是取義而且取
生也小子之承是訓不過數三十年之間
國論反正私黨伏誅至以一家言之在官

者見廢登科者被削其他竄配之人不其
數一門禍患於是孔酷唯我群兄弟諸子
姪晏然安堵幾年停筮之仲兄持蒙疏通
之恩除拜雄邑而赴任三朔以親命兌遞
自上賜號愚軒榮寵之極亦何如也八
兄弟俱在日夜湛樂群子姪相聚式相為
好於乎休哉先考之德也小子匡維繼
記

隨聞錄卷之三終



